

yangguang

走进阳光

何光渝/著

Z O U J I N Y A N G G U A N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走进阳光

——寻访最后的穴居人家

何光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阳光:寻访最后的穴居人家/何光渝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12
ISBN 7-221-05689-7

I. 走... II. 何...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268 号

走进阳光

著 作 人:何光渝
责任编辑:李佩衡
封面设计:曹琼德
· 技术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162 千字
印 张:6.62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221-05689-7/I·1237
定 价:12.80 元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34年1月27日)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年6月30日)

关心群众、代表群众利益,绝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十分具体地落实到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只有切实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具体问题,群众才会真正拥护我们。

——江泽民《在江西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2001年6月3日)

各级领导干部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1年7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安得广厦千万间(开头的话)	(1)
第二章	穴居并不遥远	(10)
第三章	洞口高扬着五星红旗	(31)
第四章	老人与岩洞	(58)
第五章	“是党员的站出来!”	(72)
第六章	穴居的“文化人”	(91)
第七章	在发现华南虎踪迹的地方	(104)
第八章	岩峰沟中“四合院”	(136)
第九章	杨家大岩洞	(149)
第十章	月照双洞村	(167)
第十一章	这里有大关	(181)
第十二章	最后的穴居	(200)

第一章 安得广厦千万间 (开头的话)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开始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情竟会如此复杂，手中的笔竟会如此滞重。说实话，这是我多年写作经历中不曾遭遇过的。

断断续续几近半年的奔波，我走过不知多少崎岖陡峭的山路，我走进数十户穴居人家，我又走进数十栋人民政府为穴居人家修建的新居。在他们曾经居住过或仍然还在居住着的岩洞中，在他们已经住进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而尚未入住的新房中，我倾听、观察、感受、思考……当我翻阅着一本又一本厚厚的登记材料，端详着一幅又一幅那些未能寻访的穴居人家旧洞新居的对比照片，当我面对那些穴居人家男女老少纯朴、憨厚、木讷、欣喜或愁苦的眉眼，当我面对那些为穴居人家操心忙碌却默默无闻的人们的脸庞时，我感动、感慨、敬佩、欣慰……我感到了极大的反差，极大的震撼；我感到了倾诉的思潮在汹涌，却又发觉自己往往竟然无话可说、无颜以对。特别是

当我回到繁华的都市里，回到我日常的生活中，有人问起我最近在忙什么，在听到我的回答时，回应我的是他们那种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般的惊讶……

我的确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叙说这一切。

在我即将完成这一番寻访前不久，在遥远的北京，在紫禁城的一隅，一场被称为“世纪之唱”的世界三大男高音音乐会，正在金碧辉煌的昔日的宫廷中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举办。从电视的现场直播中，我看到，可以容纳三万人的紫禁城演出现场，几乎座无虚席；而这些座位的票价，按等级依次为每张人民币 13280 元、8964 元、3984 元。而在此前不几天，即 2001 年 6 月 19 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高鸿宾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他说，经过二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国目前仍有三千万贫困人口尚未“脱贫”，这三千万人的人均年收入不超过 625 元。而此时，我正寻访着的穴居人家，绝大多数人家的人均年纯收入不超过 200 元！

这一组数据意味着什么？如果按照高鸿宾的贫困标准，即使 6 名中国贫困农民一年 365 天不作任何消费，他们一年收入的总和，仅仅能够买到一张紫禁城“三高”音乐会的“后排票”；而对于贵州省极贫的穴居人家来说，那一张“后排票”，则至少相当于他们 20 个人一年的收入；或者换句话说，那将是他们一个人苦熬苦挣 20 年的全部所得！难以置信？

难怪，当我设法让人们相信这一切的时候，我总会感到难以言说。

我不想对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说三道四。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否超过了 0.45 的“国际警戒线”，是否还在拉大等等，且让经济学家

们去研究、去争论。我疑惑的是,那些在紫禁城中听“三高”音乐会的人们中,有几人知道:在同一片星空下,还有天壤之别的别一样的人生,别一样活生生的生存状态;更还有那样一些为改变某种生存状态(比如穴居)而含辛茹苦、奋力工作在最基层的人们?

这就是生活。

也许,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

但是,这里面,却没有什麼故事,没有任何可供“戏说”、“煽情”或“消遣”的人物、事件或恩爱情仇的故事。

我的主人公们,绝大多数表情木讷,不善言谈。在很多时候,他们总是搓着自己那一双如同老树根般粗糙的手,沉默着,沉默得一如他们曾经居住或仍在居住的岩洞。但可以窥视到他们内心深处那想要生活改变模样的渴求。

我力图走近他们,我希望我在这里记录下的这些文字和图片,能够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内心。正如他们都渴望走出穴居、走进阳光一样。

也因此,我有必要在此说明如下几点:

一、缘起

一年多以前,我曾注意到这样两则简短的新闻:

1999年12月3日,《贵州日报》在一版位置以《我省长期住岩洞的二千二百多贫困农户将迁新居》为题,发表新华社的一则报道:

新华社贵阳12月2日电(记者罗卫红)贵州长期居住岩

洞的 2200 多户农户,有望今明两年全部搬入政府为他们援建的新瓦房。这是贵州省日前召开的居住山洞农户搬迁工作会议发布的消息。

据贵州省民政部门的统计,这个省长期住岩洞的贫困农户共有 7700 多人,他们或居住在岩洞中,或居住在岩檐下,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以苗、侗、布依族为主。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住岩洞贫困农户约占总数的 21%。

目前,贵州省计委、扶贫办和民政厅已开始联手实施搬迁安置工程,计划在两年内投入以工代赈资金 3000 万元,户均安置费控制在 1 万元左右,此外地方政府还要投入配套资金和民政自然灾害救济费。搬迁安置工程以就地就近搬迁为主,“插花”安置为辅。在总投入中,还安排了一笔用于集中连片搬迁区的人畜饮水、照明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据了解,贵州省今年已下拨以工代赈资金 1500 万元,遵义市有近 300 户住岩洞的贫困户已搬入新居。

十多天后,1999 年 12 月 15 日,《贵州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省委省政府确定明年十件实事》为题发布该报记者采写的消息:

本报讯 为发挥投资拉动作用,进一步加强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省委、省政府在 12 月 14 日闭幕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明年要办的 10 件实事。

这 10 件实事是:开工建设贵州民族文化宫;开工建设遵义至崇溪河高等级公路;实施 3000 公里县乡公路改造;新增 30 个乡通公路,确保通乡电话畅通;完成现仍居住在山洞里

的 2200 户贫困农户搬迁工作；完成 34 个县农村电网改造；再建成 3832 个农村地面卫星接收站，实现全省村村通电视；再建成 450 所农村小学，基本完成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学校建设任务；继续实施“渴望工程”，再解决 12.5 万农户的人畜饮水困难；继续实施安居工程，再建成 1.6 万套经济适用房。

在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向贵州各族人民公开承诺的“十件实事”中，第五件实事就是：“完成现仍居住在山洞里的 2200 户贫困农户搬迁工作”。

我曾暗自吃惊：现在还会有这么多的农民仍然居住在山洞里？

2000 年年底，在一个比较随便的场合，一位熟悉的省领导，在闲谈中提起了“十件实事”，问我能不能关注一下，搞点调研，提供点情况，也写点东西。但又笑着声明，并不是“指令性”任务。

同样是 2000 年底，两位老朋友，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莫贵阳和文艺编辑室主任夏凡专程找到我，郑重而明确地提出：能否以这件实事为素材，写一部关于穴居人家的纪实性作品？

前后几件事，似乎构成了一种机缘，让我心动，令我思考。我知道，这个题目做起来很难。一是采访很难，必须到深山老林中去寻访；二是写作很难，必须完全真实，更必须在“事实”和“实事”中“求是”。还有另一些难，不说也罢。但最重要的是，做这事、有责任，有意义，也许值得一试。

于是，我接受了这份“差”。从那时开始，除了做好案头资

料的准备之外，我挤出时间，马不停蹄，时断时续，边跑边写，边写边跑，按眼下的划分，便开始了这部“田野调查”的写作。

二、寻访对象

我最初是从贵州省计划委员会和贵州省民政厅有关部门了解到关于居住岩洞农户搬迁工作的粗略情况，以及他们于1999年年底汇总的全省九个地州市各地住岩洞贫困农户统计资料。在相关报告中有这样的说明：“经调查核实，全省居住岩洞的贫困农户（部分县含居住权权房的无房户）2286户，7753人。”

2001年年初，也即是这项工作临近完成时，我在2000年12月28日贵州省计委以工代赈办公室《关于全省居住山洞农户搬迁工作情况汇报》中，看到了这样的汇总统计：“在项目实施中，各地实际安排……搬迁5147/19456人（其中：山洞搬迁1354户/4695人，窝棚及权权房搬迁3793户/14761人）。”

以此为线索，我先后寻访穴居人家的地方有：

1、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水塘镇格井村中洞村民组（注：当地把“井”字中间加一“、”，并读作beng，蹦）；

2、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太阳乡和平村和平村民组；

3、黔东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黄平县谷陇镇抱脚里村，青塘村；

4、铜仁地区铜仁市河西茅溪村石家坪村民组，漾头镇茅坡村甲洲村民组，川硐镇尖岩村马脚营村民组；

5、遵义市习水县程寨乡大白塘管理区，习酒镇岩寨村岩寨村民组，隆兴镇交通村；

- 6、毕节地区毕节县朱昌镇发启村坝脚村民组；
- 7、毕节地区纳雍县龙场镇小营村小营村民组，龙场镇构座村沙冲村民组，阳长镇海子村三家寨村民组；
- 8、六盘水市钟山区月照乡双洞村碉边村民组；
- 9、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云干乡打壅村，云干乡大关村偏岩窝凶村民组，栗木乡干洞村偏洞村民组，罗沙乡者任村木姜寨村民组，罗沙乡水淹塘村，边阳镇茅草坪村，板庚乡巴叶坨村。

我在本书中叙述的材料，均来自我自己对上述二十多个村寨的实地访问。当然，我所能寻访到的，仅仅是千余户穴居人家中的百分之一二而已。

三、关于“穴居”

“穴居”，就是“穴处”之意。正如屈原在《楚辞·天问》中所诘问的那样：“阍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爱何云！”按现今《辞海》的解释，“穴”，就是“土室，岩洞，洞孔，窟窿”。这与古代《说文》对“穴”的解释“穴，土室也”，《广韵》的解释“窟也”并无大异。《诗·大雅·緇》中就有这种说法：“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我曾参观过著名的陕北“窑洞”和豫西巩县等地的天井式窑院，那大约应该算是很不错的“穴居”了。

而我在本书中所说的“穴居人家”，则主要是指以天然岩洞、岩栈（岩边）或简陋的人工窖穴为栖身之所的极贫农户。也即是贵州省委、省政府“第五件实事”中所指的“住山洞农户”。

我也访问了一些栖身于窝棚或杈杈房的极贫农户。所谓“窝棚”和“杈杈房”，就是一种非常简陋的居所，一般不筑地基，只是将地面稍加平整，用若干不剥皮的树干和树枝交叉绑

扎而成，四周夹上茅草、树叶或树皮。因为是“千柱落脚，四面透亮”，有的地方又称之为“千脚屋”。在风霜雨雪的季节，住这样的“房屋”甚至比“岩洞”还不如。

四、本书构成

我用文字和图片结构成本书的文本。这并非是受到所谓“读图时代”的时尚蛊惑，而是因为我所看到的若干情况，会使我和我的文字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

在文字叙述时，我会采用几种方式：

1、现场：主要记录我在寻访穴居人家过程中的经历和见闻。

2、背景：主要介绍与穴居人家相关的一些背景情况，与搬迁工作有关的一些资料和档案材料。

3、讲述：主要记述一些相关人的谈话。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谈话是在不同时段、场合，断断续续、随意性的谈话，并不连贯，更不完整。我所做的，只是将它们连缀在一起，以便于阅读。

4、图片：我在现场拍了上百张照片，也收集到一些他人的照片。从中选了一些。其中，有安顺市王学贵、铜仁市王光国提供照片各2幅；六盘水市斯信强、贵阳市的黄震、习水县的吴付刚提供的照片各1幅；毕节市民政局提供的照片3幅，纳雍县民政局提供的照片2幅。这些图片具有独立的意义，绝非文字的陪衬或补充。

力求还原于毛茸茸的鲜活生活是我所遵循的原则。

最后要说的是，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将恪守“非虚构”文本的规约，放弃虚构和“艺术的”想像力。只是在某些个别情况

下，出于某种考虑，我并没有完全把全部的人、事和相关背景如数记录。

记得写《金枝》的英国人詹姆斯·弗雷泽有这样一句话：“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惟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

底层真实的生活本身，就已经足够我们咀嚼终生。

第二章 穴居并不遥远

穴居，仿佛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我们远古的祖先住哪里？

穴居，是我们祖先最早的居住形式。在古老的《易·系辞》中，曾这样告诉我们：“上古穴居而野处”。中华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正是诞生于一个个天然的洞穴之中。

在已经发现的地质年代上最早的中国人的“原始住所”，大约是距今 50 万年以前，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上的自然岩洞。生活在这洞中的原始人类，后来被命名为“北京人”，洞穴被称为“猿人洞”。在这个洞穴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被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时，气候和自然环境屡屡变化。他们辛勤地狩猎、采集，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依靠群体的力量，顽强地进行着艰难的生存斗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考古学家们对数十个“北京人”化石的测知表明，由于生活条件相当恶劣，“北京人”的死亡率极高。

“北京人”之后，在龙骨山又发现了“新洞人”，他们生存的时间大约在距今四、五万年之间。“新洞人”穴居的洞穴，就在

龙骨山的南山坡上，距“北京人”居住的洞穴仅仅约 70 米。

“新洞人”之后的古人类，是“山顶洞人”。他们穴居的山洞，又正好在“北京猿人洞”的顶部之上，因此被称为“山顶洞”。在他们居住的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他们与虎、洞熊、狼、似鬃猎豹、果子狸和牛、羊等动物共同生存于其间，他们还学会了捕捞鲑鱼和鲤科的水生动物；他们甚至已经能够将洞穴里的居住区与墓葬区区别开来了。因为，考古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山顶洞人的洞室，已经被分为上室、下室和地窖三个部分：上室应该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下室可能是墓葬，地窖则是自然形成的陷阱……

同样遥远的故事，也出现在我们的贵州高原。

我们的高原，地势险峻，冈峦错接，跬步皆山，到处是喀斯特地貌，到处是天然的岩溶洞穴。贵州高原最早的人类，就是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洞穴，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黔西的观音洞、桐梓的石灰洞、兴义的猫猫洞、普定的穿洞、安龙的观音洞、六枝的桃花洞、水城的硝灰洞、盘县的大洞……在无数的天然洞穴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人类生存繁衍的遗迹。它们见证着：这里，是数万年至数十万年前贵州人远古祖先的穴居宝地。

也许，正是因为贵州“开门见山”又“无山不洞”的缘故，在贵州高原各民族中，把岩溶洞穴作为一种原始的居住场所，曾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在遥远的年代，苗族的先民们是住在岩洞中或树上的。有的“散居山谷，架木为巢”，有的则“好居高处，悬岩洞穴峻百仞”。苗族的古歌《人类起源歌·枫香树种》中，曾对这种穴居野处的生活有过十分生动的描述：“树种落下地，没有房子住，

拥在石窝窝，挤在岩脚脚；石窝窄又小，岩脚冷风大，一个挤一个……”正如苗族史诗《居诗老歌》中所说：“祖先居诗老啊，心不甘。祖先居诗老啊，心不服。居诗老在大树之上搭棚子，叫人们居住在树梢上……”于是，苗族的先民们才开始离开岩洞，从穴居走向巢居。自明代以来，史籍上就有关于贵州黔南、安顺麻山一带苗族洞村的记载。洞的首领称“洞主”、“峒主”，几个洞村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安宁，往往形成联盟，在军事上集体行动、共同防御。这些洞穴中的居民，是名副其实的“溪洞之民”。

在布依族的著名史诗《祖王与安王》中，形象地描述了远古时代布依族先民们穴居的情景：“那时没有房和屋，那时没有盘和碟。住在树脚像乌鸦，住在草脚像獭猫，住在岩脚像野狗，住在岩洞像豺狼……”在另一首《古歌》中，布依人这样唱道：“黑在坡脚住坡脚，黑在岩洞住岩洞。……拿芭蕉叶遮雨，下雨就湿透，出太阳就干……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不兴四季，不兴记年，不兴时辰，不兴日数月份……”

流传于民间的侗族民歌《侗族祖宗》中，也有这样的歌词：“从前我们的祖宗真正苦，住在山洞里似野兽。”表明侗族曾是一个“洞居”甚为普遍的民族，侗族先民往往被称为“峒丁”、“峒人”，以此说明了他们与遍布高原的喀斯特洞穴不解的渊源。

“古父老，没啥遮掩；人挤人，岩坎避露；住岩洞，度日藏身；钻泥穴，当作住房。”水族双歌《开天地，造人烟》中，同样道出了水族祖先岩洞栖身的历史。在水族古老的巫辞中，也有关于原始先民居住情况的描写：他们住在燕子筑巢的崖沿下，歇在蝙蝠倒挂的洞穴中。在水族古歌《造屋歌》中这样唱道：“古